

行于, 原型意义的 逛街学

Psychological Geography, the Archetypal Meanings of Roaming

文 / 袁菁 摄影 / 李琳 图片提供 / 巷子戏团队
Text / YUAN Jing Photos / LI Lin

箭矢永远笔直地寻找靶心。人不是箭矢, 却常需如此。但在时长六小时的巷子戏里, 我们经过那些历史中人生活过的场景, 抚摸那些已经罕有的拉毛墙面或水刷石建筑工艺, 赞叹那些已经列入或并非录入优秀历史建筑名单的建筑物, 忘我地以足部按摩城市的街道, 令它角质软化, 汁液迸发。而演员和艺术家在某些必经之路上兑入大量的介质: 小品装置、戏剧表演、行为艺术, 就这样轻微一晃, 街道的化学式开始了: 人们像气泡般涌出, 巡逻队赶来喝阻, 行人有点好奇, 居民开口讲述周遭一小片的邻里世界, 以及仅唯他所有的居住史——安静、日常的空间终于被联手拆解了。

眼耳口鼻巷子戏 Synaesthesia Alley Play

文 / 袁菁 图片 / 李琳
Text / YUAN Jing Photos / ZHU Qian

庄子言，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陈鼓应先生的翻译是，道路是人走出来的，事物的名称是人叫出来的，真是简朴又温柔。观巷子戏那天，我们15名观众互不相识，行行重行行，散开又聚拢地走，直到一字排开在延安中路高架底下，听那些车流有节奏的“轰隆隆”轧过头顶时，好像终于开始彼此相识了。想想当车辆正向外驰求一种速度，有一行人正试图将皱缩一团的身心意念打开，此刻延安路高架不再是一个耸峙的裂谷，而是一个不断被冲击、被旋沸的心理垭口，一个通向未来竹林稻田的High Line Park。



左上图 陕西北路华业公寓 右上图 太阳公寓后弄 左下图 安中路慈惠南里 右下图 威海路林邨

我一直记得那瓣柠檬。在“巷子戏”漫游3公里后，老康(Christopher Connery)把黑书包甩到胸前，掏出一个夹链式保鲜袋，里面新鲜黄油色的柠檬，尖锐、美丽、醒脑提神。

柠檬被四分之三切开，一人一瓣。大家捏着两个尖角，嘶嘶地吸吮着，彼此瞧着对方的眉毛承受大量的酸甜，鼻腔里“哗啦啦”得被冲得干净。秋天在鼻腔里变得更通畅了。一抬头，中苏友好大厦烟囱，敦实的一柱，就在那儿，威海路910弄林邨三层新里的弄底。它收束向上，颀长纤细。比柠檬低了几个色度，奶黄色的。于是，记忆将柠檬和柱子永远联系在一起。

2012年入秋午后2点，老康巷子戏“导游”兼工作坊导师、艺术家许志锋联合“草台班”众演员、“漫游上海小组”的朋友，一起做了场“巷子戏”。观众不断发现街道、庭院、拐角会有一些奇怪的而充满联想的装置，如舞台机关突然转出的机关；而那些表演者，则腾挪而至又快速消失。“回收安全感，回收个人主义，回收爱情……”一名演员骑着自行车的人在小巷子里放着喇叭。

我有幸作为15名观众之一，一起徒步以进，完成了跨越黄浦、徐汇、静安三区、历时6个小时的漫游，并得以发现戏剧在渗透入街道犄角过程中，那些武断的介入者，如巡逻队，或激动不安如居民，无意中“参演”了这出原创戏。而那些无意间对我们投来好奇目光的人，“巷子戏”则免费为他们提供了一场移动戏剧。

究竟什么是巷子戏？“上海只有弄堂，似乎可以叫做弄堂戏，但听起来却想是在怀旧。而‘巷子戏’的提法有些稀奇，我们希望使用一种比较暧昧的、非固定的意义”，老康说。

二

威海路655弄底，一头连着太阳公寓，一头连着延安路740弄的康乐村，弄底两排笔直的水杉，遮得这弄堂蓊郁阴凉，还有一个方便社区居民买菜的小摊，春卖笋瓜，夏卖菜，贴在社区骨架里，两下间便利了外来务工者就业和社区居民生活。但卖菜者仍然疑虑重重，“你们莫拍我们……我们担心……”夜下来的时候，又多了废品回收者，两下无犯。

这弄堂顺便又做了社区的停车坪，水杉边还散落着健身器——一个上海大叔有一搭没一搭踩着“太空漫步器”，偶尔与瓜果菜摊构成对话状态。

侯晴晖就在这儿演了一场戏。她提前几个小时到此排练，一个上海老太太好奇地摸摸那只偶，“这只手派啥用场啊？”侯在草台班演了八年的戏，此前，她刚从美国当代戏剧剧团Bread&Puppet(面包与傀儡)的蓝舱地Glover镇完成2个月的夏季项目。“我想给好友老康一点支持，自己也深受B&P

非凡的戏剧生活观念的影响，借这个小戏多少想证明在那儿的两个月没白过。”

15名观众漫游至此，已是傍晚5时许，弄底黑魆魆，但见一只手偶，沿着狭窄的草皮，或来回移动，或指天誓日，或绕行水杉林。猛然亮出一嗓子：“站住！不许动！举起手来！放下武器！没有武器，你怎么敢出来混？！”侯晴晖独立完成的剧本《秘密》中，掺杂着几许方言，尤以沪语和普通话为主，小侯的普通话铿铿的，沪语发音虽然有些支棱耳朵，却被居民听懂了，窃窃问：“伊勒谁撒？”（她在做什么？）。

小侯听到了，很兴奋，就着昏暗的路灯，将手偶套在太空漫步器上面朝观众，声量极大：

它们为什么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它们什么时候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它们是被谁买下来安放在我们的生活里？
它们是谁设计的？
它们既不雪中送炭也不锦上添花而是见缝插针。

她爬上“太空漫步器”，童谣一般地唱来：“老头老太，大人小孩，快快到来，慢慢腾腾，上上下下，晃晃荡荡，忽忽悠悠，太空漫步，追魂夺魄，灵魂出窍，就什么都不想用啦！”

黑暗里的居民们有些无措，有人大声恫吓“要不要报警啊！”。小侯继续放大音量：“这就是那个最大的秘密。”并大声催促众人道，“天黑了，走吧。你们该去看下一出戏了……然后忘掉这个秘密。不许把这个秘密说出去！快走吧，走啊——否则我就开枪啦！”正当观众在她的命令下亟亟散去，没想到一个锣鼓点！“啜啷……”声在狭长的弄底与五脏六腑构成共振，背上猛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街头戏剧最吸引我的，就是这种可能——戏剧本身的戏剧性与现实的戏剧性在演出现场直接发生关系，没准儿还变成一个戏剧性事件！我想，我所作的戏剧、剧场是对遗忘的反抗。”侯说。

三

“90后”的吴加闵是四川乐山人，他背靠着进贤路174号的一堵湿冷墙壁，努力与这块隔膜之域努力展开对话。他读了陈映芳的《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实在感到吃惊。演戏的时候，他不断将身体往上延展，像一株瓜蔓去够及那些“茅檐低小”。他的眼光似有似无投向相隔两条马路的高耸花园饭店。他看到，包围着他的观众有人脸部略带讪笑。他移开目光，平静地开始念：

我看见在污浊的河面上飘来一只小小的木船
一个人 一个女人
从遥远的家乡飘向上海
然后在这里上岸
然后用芦苇搭起一座小小的棚屋
那就是我的祖先

我的半个城市的祖先”

进贤路上的店面，大多都有一点点艺术噱头，一点点市井气息，一点点设计感，夜里闹猛依然。老周坐镇店内，偶尔告诉有缘人，“嗯，那本《老人与海》，我读过32遍”。艺术家吴梦，草台班的策划之一，后来将这个“梗”编进了巷子戏剧本——与鱼群斗志斗勇的外国老汉，和进贤路174号居住密集条件下的城市居民，其实离得不远。吴梦说，这174号里的20-30户人家终于不再为急雨水淹而焦虑——借2010年世博会，这儿终于添加了独立卫浴，重敷下水管道。但走进某户人家，4、5㎡的外间堆满杂物，“在这屋里挪腾就要考虑对方，不可以肆意移动”。不过逼仄归逼仄，却鲜有住户想从这里搬走。

“为什么要讲？讲什么？
跟你们讲又有什么作用？不说了。
说这些有什么意思？你们不懂得。
说了你们也不理解”

吴加闵继续念白，像对着一个偶然的闯入者，释放自己多年居住史的牢骚，但欲言又止。吴梦却仍在困惑：“这出戏，我既想住户来看，又怕伤害到他们。他们并不欢迎我们进入到他们的生活空间，这里有太多细微的平衡。如果《老人与海》有一天可以正式演出的话，我希望能邀请他们来看……”

六点，进贤路的弄里，水泥路灯散下冷光。最后一段念完，吴加闵神经质地一个返身，奔入那



巷子戏路径

戏剧·行为艺术·城市讲古* 装置介入*

出发点花园饭店 → 陕西南路39弄长乐村* → 陕西南路新乐路口* → 长乐路339弄多福邨【垃圾感受1】 → 长乐路襄阳路口 → 长乐路660号履安邨* → 襄阳路44弄【陶女】【水字】* → 襄阳北路 → 巨鹿路588弄大兴里【垃圾感受2】* → 延安中路877弄模范邨 → 延安路高架* → 威海路910弄林邨【小卖部史家】* → 南京西路1213弄社区花园(陕西北路173号后巷)* → 陕西北路173号华业公寓* → 陕西北路荣家旧居 → 南京西路陕西北路路口【高级乞丐】* → 南京西路1081弄22号梅陇镇酒家【穷！无味，回】* → 南京西路1025弄静安别墅【李老师说】* → 威海路651弄太阳公寓 → 威海路655弄【秘密】* → 延安中路740弄康乐村* → 巨鹿路395弄【造反小孩】* → 进贤路174号【老人与海】*

条仅容一人走过的巷子，越来越窄，像遁入城市最幽暗、敏感的子宫，他加速奔跑，快速消失在众人的视野里，“我气喘吁吁，我被追赶着，我气喘嘘嘘，我被追赶着，我气喘吁吁……”

四

下午四点半，我们从陕西南路转入南京西路，瞳孔骤然一缩，受激于——橱窗内的漫射光源、钻石腕表的微小光源、遮天蔽日的大楼巨幅美女广告灯箱。急转入南京西路1081弄22号，梅龙镇酒家那突然昏昧下来的灯光，从21世纪的华丽商业街道，立刻变作一处上世纪80年代——灯光在人的眼球表面倒立，形成一种对于城市时间的古老灵光，一种熟稔的“视觉的味觉”。

这里有另一重现实。梅陇镇酒家目前使用原虞洽卿住宅的底层和二层的部分空间，此外约有40家住户居住其间。而外来车辆鸠占鹊巢，公共散步空间被这些四轮肥驱壅塞。紧接着，我见到了史无前例的最蛮横、最疯狂的锻炼了——老康来到一辆随便什么牌子（贵牌或廉牌无关紧要）下蹲，呼吸，托举起车头，放回去，轮胎微微弹跳。再来一次。就这样。车子没有嘶叫；但周围的保安在冷眼旁观中惊呆了。

老康是名符其实的走路爱好者。“上小学我离开出生地纽约，去了纽约北边一个镇，上学路上的‘一英里’变成冒险之路。初高中，我们一群男生在洛杉矶周边野山里漫游、夜游。那时还没交女朋友，我们尤其喜欢到未竣工的摩天大厦工地，三、四个男生爬到塔吊吊车上，慢慢走向吊臂前端，感到自己俯瞰着整个洛杉矶……我们都没有死……真是很意外。”

作为一名在一九六〇年代氛围里浸染的过来人，那时代的爱情、公社、大麻、摇滚乐或许真令他们的精神像蘸了香料一般，某一部分似乎已经永恒防腐。毛尖曾私下调侃他：“在认识老康之后我才发现自己还称不上理想主义”。巷子戏一出发，他就在离家不远的街道上和卖A货女人、移动果贩子打招呼。

“为什么你选择走路？2010年，你来上海的前三个月是不是很孤独？”他认真想了想，说“是的。”但光怪陆离的人、有趣的事情就在街道上。他遇到过爱开玩笑、不耻下问的性工作：“唉，那个嫖客叫我Bitch！我要如何甩回一句够分量的英文单词给他？”那年春末，他和新朋友们登船到达崇明岛。天黑了，公交车经过一大片绿地。“天地间有另一种的黑暗，房子稀少——在美国我住小镇，每个周末都要爬野山——我来了上海三个月了，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离开上海，我没有怀念老家，一切对我来说还都是新鲜的、有生命力的风景，我就那样自然而然地流泪了。我心里没有伤感。”

但尽管老康有大量的漫游经验，“巷子戏”却是新鲜玩意儿。吴梦也知道这很难。草台班积累了大量的户外表演经验，但在繁华城区、在人群中作近距离的表演，仍然充满不可预期性。“老康会观察空间，联想这些空间都适合谁，适合做些什么？有些像导演，但和导演又不一样。我是他的支持者，会从戏剧创作者的角度去提醒演员：重新提炼创作对象的生活。巷子戏的空间更加立体，不再是45°角从舞台后走到前台，如何来到观众面前，如何消失，如何走位都需要重新考虑。观众包围着演员，他们的距离太近了，真实感比较强，所以演员需要放大的不仅仅是声音——你是否能让别人听到你的话？如果你‘太渺小’就被别人抢白或忽略。”

五

巷子戏的演员之一刘念，这一次要进入垃圾桶里“演戏”。准确的说是行为艺术。

他有点焦虑，预计到巷子戏第一个小时内就会排上《垃圾感受》，他站在多福邨口，看了会儿人来人往。作为草台班的老演员和舞台监督，他不确定这次开放的演出中，自己的掌控度究竟可以有多少。50分钟过去了，“巷子戏”现场调控者的短信还没有来。

为了静下心，他去街对面喝了杯咖啡。15分钟后，短信来了：“准备”。

长乐路339弄多福邨是一高档的花园里弄，门口有传达室以及保安。“我使用的策略是临时快速钻入（目的是让小区保安来不及发现我就钻进去藏起来了）。”结果垃圾站门打不开，小窗口内的垃圾桶爆满，与此前“侦查”到的情况不符。不确定性真的出现了，只能随机应变。15名观众来到多福邨口时，看到一个光头、大高个蒙着口罩——这场面有点惊悚。刘念将臂膀穿过铁栅栏，手持一块白板，“请写下你对垃圾的感受”。

巷子戏团队在初创行走时，刘念注意到了垃圾站。“我想起了‘弃’这个词，遗弃、抛弃、分离、不舍，都被垃圾站这个慈祥的、不起眼的事物容纳。”演完后，刘念转战巨鹿路大兴里与延安中路模范邨两社区间的一个垃圾站。不确定性再一次出现了。“出乎我的意料，站在旁边的居民以及杂工人员参与进来，他们目睹我进入垃圾站做准备的过程，热心地帮我我将很脏的垃圾桶移开，在外边把垃圾站的门锁上”。但刘念的这个行为艺术需要保证全程沉默，“在他们看来，这太神秘了。开始站在旁边讨论‘个人要做什么？’他们成了戏剧的‘热身’和我一起迎着预设观众的到来。你们都离开后，还在原地企图和我对话（有的以为我是有关部门的神秘工作人士）。”

然而，不是每一段巷子戏都可以顺利完成。当唐亮捧了一只宜家大号不锈钢碗，站在襄阳路

街道上时，《高级乞丐》这个行为艺术就被巡逻队员驱逐中断。于是，唐亮像个托钵僧，飘飘荡荡迁徙到了更繁华的南京西路口，意外地没有遭遇到驱赶和管制——橱窗内化妆品的白富美女神正向街道甜笑，他也笑眯眯地以身上的图标显示，他可以接受电子支付。

六

演员们无法看到巷子戏的全貌。表演前，他们要提前到达；继续表演者，要赶到预定的集合地点归位。戏结束后，草台班在微博上请观众写下真实的观戏感受——于是，我再次回想那起见到柠檬的刹那：它真的开了某种窍，令大伙儿像小狗一样张开鼻孔，在威海路910弄内在墙壁、栅栏、吊兰上嗅着。而林邨弄底124号旁，有一个被老康昵称为“阿特兰蒂斯之门”的地方——简洁的墙体和弧度铁杆，形成一种悠远清凉的氛围，延安中路高架那巨大裂谷般的基建，汹涌的车流噪音全部被锁死在这门口。

巷子戏不仅在争夺城市空间，而且也考验在城市街道上做戏者的耐力和信心。自始至终，我们看着老康手持一根棍子，步履稳当，屁股款摆走在前方，他头顶的银色发絮，膨胀如云朵，作用相当于导游手持一面红色旗帜。他偶尔回头看看我们是否还在“巷子戏”的队列中。六小时之后，这根见证众人暴走六小时的棍子，被充满仪式感地抛入黄浦江中……随浪涛一波一涌，带着20多个人一点点指纹信息、湿热受寒或烫热的体温，成为一根真正的漂流棒……

但城市空间终究瞬息万变。2013年的春末，“巷子戏”半年后，我又去林邨杨姆妈的小窗口买汽水。她曾是“巷子戏”里的“小卖部史家”，她告诉我，今年6月1日小店要关门了。“这间店是1993年6月1日开的，我特地选择这一天歇业”。

83岁的杨姆妈，50年前嫁到林邨，隔壁中苏友好大厦（上海展览中心）曾在1994-1997年的三年间给她带来了“很满意”的营业额，“一天能赚100块，每天给展览会送水，每天5、6箱，忙不过来时邻舍隔壁的小伙子说，‘杨姆妈我帮骑车送去’，我邻里关系蛮好的”，她笑起来，“可2000年之后，便利店开在林邨门口；再两年前，小孩子的零食也难卖了，食品安全问题总被曝光。现在的生意就是顺带过了。税务局几年前特地给我免了330多块的税，他们晓得我赚得少。”这城市斗转间，人人如史。杨姆妈抢在上海展览中心尚未完备的配送业务和四处开花的便利店前，开设了一个“经济业务”的前哨，最终又在这20年之内慢慢落幕。

我再次记起老康的一句话：“比起北京，上海有心理地理的充足可能，我们要把这场‘巷子戏’做足40年！”一念生信，足以使游荡主义者不再是城市中锦衣夜行的壁虎。🐞



上图 进贤路巷弄 左下图 陕西北路荣宅 右中图 弄堂菜场 右下图“小卖部史家”杨姆妈

许氏布朗运动

Brownian motion Of Shaw

文+采访/袁菁 摄影/李琳 图片提供/许志锋
Text / YUAN Jing Interview / LI Dan+YUAN Jing Photo / ZHU Qian



Q=城市中国 A=许志锋

Q: 为何如此钟情心理地理, 和成长有无关系?

A: 最初我不知道什么是心理地理, 我将自己满世界的乱走命名为“城市布朗运动”。就像我小时候那会儿, 生活在浙江嘉兴农村, 跟一个比我年长的哥哥玩, 成天跑东跑西, 找乐子: 你只要往床床有茂盛水草的地方一插, 就“咕噜噜”出(沼)气, 用排水法收集气体, 点火, “呼”一下就着了; 当时还抓黄鳝、龙虾、鱼, 你发现好多动物的习性——我以前枪法很准, 是抓鱼高手。成长时也频繁经历搬家、转学, 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 到镇、市, 这让我必须很快地去适应环境, 可刚熟悉一个新的小朋友, 马上就要离开……小时候自觉来自于文化弱势的农村, 接受差异, 尽情吸收, 然而有所坚持——就好像后来在心理地理时遇到的那些状况一样。

Q: 上海是否适合你展开心理地理?

A: 上海在“世博”期间似乎达到了一种黄金时期, 城市被变化, 被剧烈震荡, 被拆迁, 也伴生着大量的冲突, 就像地壳挤压, 出现新的城市立面, 人的流动和转换也都很有活力。目前我不想换掉这个城市, 它把我带进创作里。但我不会单纯用“喜欢”这个词来概括上海。

Q: 你做过印象最深的心理地理是什么?

A: 在赫尔辛基的一个岛屿, 那个岛属于联合国保护的文化遗产, 一个军事要塞。我去那儿的时候天

气很冷, 零下14-15℃, 我练习走向海洋, 我的欲望是“对那个庞大自然环境形成一种介入”。我架好机位, 仔细脚下的湿滑, 但一开始就跌了一跤。我看到所有的干雪沾满了树枝, 冷雾被海洋一拨拨地吞咽下去, 你本能对大海产生了夜幕、大雾的联想——你有消失的冲动, 也会询问自己究竟能走多远, 是否能逼近压迫到水的边界?

Q: 在心理地理过程中遇到过非常棘手的状况吗?

A: 2009年我在东伦敦一个社区儿做1mile² Waltham Forest公共艺术项目, 在这个社区方城内走一个周长2.3英里的圆——穿过尽可能多的宅基地, 寓意2012年即将在伦敦举办的奥运会。圆周切过街道相交处的住户, 刚好60户, 一个表盘的样子。但那儿的街道和上海的街道完全不同, 人烟寥寥, 人在自己的房子里, 门也敲不开。居民告诉社区警察“有一个人中国人在这儿兜售氢气球”, 警察则告诉居民要警惕陌生人敲门, 要杜绝传销行为, 忌请陌生人进门……我记得有位老绅士给我开了门, 我笑面以对Can I have a cup of tea at your home? 他轻松而幽默地把我“劝退”——Sorry, I think I cannot afford that! 不过, 后来我还是进入了8户家庭, 在他们漂亮烟囱上种上气球。在其中一户人家, 我看到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壁炉、铸铁栅栏, 栏杆两边镶嵌有精美的陶瓷画, 他又带我去后院, 看旧马厩以及一个荒弃的花园……最初挠心挠肺的敲门艺术终于轻舟已过万重山。☺

行走必备单品

在许志锋某张行走地图上, 涂鸦了一些趣味眉批和信息: Need A Bit Speed (长宁区/千阳路-岭西路), 在普陀区梅川路近万镇路一处写下Tall Tower, 站在桃浦路-兰溪路面对的重型集卡车的交叉口, 又写着Don't Worry, 在虹口区和闸北区两区交界处的宝兴路, 写下This is small; 在甜爱路某处, 添上Pass the Bar, 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命令自己Watch Out, 在浦东新区的北艾路飘来一阵Mind Dusts, 后来又在浦东凌兆路写下Don't turn until Pass a river……



01. 背包 02. 手电筒 03. 相机 04. 饮用水 05. 笔记本&笔 06. 手机 07. 甜味饼干
08. Look Through ME艺术项目3D头盔仪器, 用来捕捉街道上的随时变幻的人。
09. Look Through ME艺术项目背包中的后台支持设备 10. 太阳眼镜&镜盒
11. 记录仪器(地点、方位等) 12. 等比例地图



2012年, 上海足亩(ZOOM)的项目曾走坏了许志锋的脚。圆小一点时, 他走得相对从容, 而圆一再扩大, 行走速度要尽可能快, 时针的步伐就是他的步伐。再连续走上整整12个小时后完成了一次“画圆”之旅。这段路程是这样的: 早上七点先到达龙川路的罗秀新村, 出发; 八点, 来到平阳路、古美路一带尺度略大、网格规整的街道; 九点, 行进至哈密路和可乐东路, 依据当日风向, 附近上海动物园里的气味若隐若现……那天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两次过江。轮渡的轨迹后来在地图上形成两段虚线。下午一点钟, 他来到了虹口、杨浦两区, 这段路程心理地理感极为强烈: 山阴路-欧阳路-泾东路-天虹路-虹镇北街-舟山路-安国路-霍山路-临潼路。这段有趣的地理路径在记录仪上呈现出大量短小的锯齿感弧线, 好像蚯蚓拱筑在泥土里, 这些地段有着更多生活情态的小街道, 疏松了生活的板结感, 打破“两点一线”, 而大量的居住区和宽阔的街道在圆上却呈现一种一笔带过的弧线段。他来到了江边, 搭乘其泰线, 来到了浦东一带。傍晚六点, 他搭乘偏僻的三港线轮渡, 登岸后来到了出发的起点罗秀新村。



2006年, 上海世博倒计时第1476天。许志锋上了一辆的士, 对司机说:“师傅, 请开我去一个你觉得上海最丑的地方。”师傅一记油门, 把他带到周家渡宝钢三厂的某宿舍区, 与中国馆遥遥对望。这个地域只剩最后一栋楼, 来去的是施工者、废品收购者, 有一名男人因为盗窃被套住了脑袋遭到围殴。这栋楼原本普通的六层工房, 因“挖潜”添加至七层, 在视觉上形成了具美学比例的舒适感。在每天的特定钟点, 公交和轮渡每天像钟摆一样有规律的运转, 上下班时候人流匆匆漫过, 复又消失。后来, 他发现这栋楼里还有一户陶姓人家没有走, 在陶家的儿子安排和家人的默许下, 2006年6月2日, 世博倒计时1429天, 许志锋完成了《紫陌红尘》的作品。布展期间, 曾碰到过拆除此楼的施工工头。他命令其半个小时内将所有的线路和装置全部“拆掉!”。但之后未再出现。是夜, 陶家因为作品需要点亮100个荧光灯, 故将晚饭时间延后至7点。作品完成后4日, 全楼拆除。陶家搬去三林世博安置房。